

女 型 模

作 岩 史

上 海 四 馬 路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1 9 2 9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版

一九二九年九月再版

2001 ——— 3500册

本書實售大洋三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小引

這篇東西，是一九二四年四月——正是我寶貴的學生時代最後的學期間所寫成的。那時候，我祇想鑿足自己的表現慾，但求一時感情的自然奔放的痛快，既不想求人知，也不希冀那千字一元的稿費。因之，發表并不成爲我急切的要求。所以會有好些隨興寫來的不成形的詩歌與幾篇有完成有未完成的短篇小說，至今還沒把牠發表過。——『模型女』也就是其中較長的一篇。

昨天，偶然從箱底把牠尋出，細讀一過之後，不禁激起了我無限的慨嘆。——這是一個多麼顯著而且殘酷的對照呀！——：我覺得兩年前的我

與現在的我，實在不像是一人的聯續，實在像兩個絕不相同的人，一個是在天上，一個却沉淪在地下的深淵的絕底裏。在我的生命史上，兩年前是我蓬勃的春季，但是現在，是已到了憔悴的秋境了，失望已經緊緊的攫住了我，眼可睹見的前途，祇有絕滅的死神，在狞笑的招誘我。神經既這樣衰弱，靈魂的飢膚，又這樣的嫩脆的我，兩年來，由樂園的學校被擯了出來，飄落在這濁浪滔天的人海裏，一天天祇有愈形萎縮，愈形損傷，愈形沉溺，愈形絕望，……以致造成了我幾次的失業！……偶一迴憶到兩年前神仙似的學生時代的時候，我沒有別的，我祇有眼淚的滔滔！……！

這篇東西，我本不願意把牠發表，在讀者看後，或者能感得些許淒涼的快樂印象的吧；但在目下的我看來，却像寒窗下的乞兒，聽到了俱樂部的琴歌與歡笑一般，不消說，與我目下的生活，絕不調和，與我目下的思

想，絕相矛盾，而且還像不住的在向我自己挪揄。但是另一方面，在我迴憶之後，却又覺得這是僅有的寶貴的可紀念的遺物，使我不忍將牠捐棄。……

還有：現在把牠看了，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本想修改一下。但我覺得乘興寫來的東西，還是聽其自然的好。一篇作品，自有他當時的獨有的情緒，今天的感興，既不能再是昨天的，那末昨天的寫作，今天再來修改，不特是不相宜，或者還要損色些；況且與快樂絕了緣的我的現在，要去改這兩年前快樂時的作品，那更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終於把這生來醜陋的女兒，赤裸裸的毫不脩飾的來見人面了。

——一九二六，六，二五，

誌于宜興隔湖西濱，作者。

模 型 女

一 母與女

C興沖沖的跑到他近來跑慣了的模型女——S的家裏，恨不得立刻就
想把來意向她說明。

勉強耐住并且很焦灼的和她談講了些無聊的套頭話之後：

——『你在暑假裏可有事情嗎？』——

終于遲疑了一會，凝視着她的笑靨，這樣的問了出來。

——『我——我已答應一個私家的雇用了。』——

S很順爽的回答。

——『——私家？——那末還有空閑嗎？』——

他却出乎意外的艱難起來了。

——『每天下午倒是空閑的，你問他做甚？』——

S 驀然鎮定了起來，忙把眼瞅着他。

——『哦！每天下午……？』——

他失望的沈默着，正在思量的時候，她不耐煩了，把身體婀娜的扭了扭：

——『你問他做甚？』

他臉上現出不好意思的神情，訥訥的回答她：

——『我——是特地想來請你——請你在暑假裏給我畫畫的，但是：

你……！』

情不自禁的她，帶跳的站了起來，用一種小姑娘的異常親愛的笑容望

着他：

——『啊，先生！你爲什麼不早點對我說呢？可是我現在已同人家約定了呀！——下午，不好嗎？』——

——『下午——可惜下午太熱悶了，沒有精神作畫的！』

——『噯，那末你怎不早說呢？設若你早早對我講了，那我定可答應你上午來的呀，那是多嗎好！』

——『現在可沒法想了！』——

他真失望了。

但是忽然看見她的臉上有些尋思的痕蹟，於是他的眼睛就苦楚的等着她嘴唇的動情。沉寂了幾秒鐘，忽然她又像小姑娘般的把軟骨的肩胛聳了聳，敏捷的攏近他幾步，笑着道：

——『有了，——我替你介紹一個罷。』

——『——介紹？』——

他不覺驚喜起來。

——『是的，好嗎？』

——『也好——但是她的身體怎麼樣？』

——『身體要比我好得多呢，你看了保管是要讚美的；而且年紀也很輕，只有十八歲，她在去年還是個小姐呢，可憐現在……！』

他聽了這個回答，暗自忖度：

——『保管要讚美……十九歲……比我小兩歲……』——

情緒不覺生了一點兒顫動，便忙追詰道：

——『現在？……』

她把眉頭蹙成一個八字形，面部的表情，登時呈出幾分沉鬱的烏雲。

——『唉，說起來真可憐呀，現在她已是一個妓女了！』——
她慨嘆式的把唉，呀，了三字拖得很長，顯見她的內心是怎地爲她同情而憂戚着。

——『她姓O。』——

她無力的坐了下去開始詳述：

——『她的家鄉是在蘇州。她的父親是個機器廠裏的翻砂師，每月倒有三四十元的進款，所以一家三口——母親幼弟與她，——在這米珠薪桂的S埠裏還能維持生活。可憐她的父親在去年秋天忽然患病死了！她和她的母親向來是坐着靠他尋來喫的，從沒打算過自己獨立謀生的計劃。他死後，她們生活的困難，當然是不消說了。……』

——『因為這個緣故，她覺得要想自謀生活，僅僅只有一件事——到工廠裏去做工去，才是她們能力所能勉強勝任的事。於是她就對她母親商酌了，可是她的母親却回答得真好，她說：——「從早到晚辛辛苦苦忙了一天，得來的幾角工錢，還不夠一人一天的費用，怎能養活你的五歲的弟弟呢？這種事是過活不下的。」——浪費生活過慣了的這個寡婦，怎能幹這勞動的苦工呢？而且聽說她原是個下流貨，從小就很淫蕩。因此，自從丈夫死後，就暗暗的放肆起來了！人家都以爲她將不知怎樣的窮苦了，但是她却反而穿起漂亮的衣服來了！……』

——『然而這還不算什麼。——她漸漸的引誘起她的女兒來了。起初她還反抗，但是最後，經了這殘毒的狠心的母親幾次幾次施以凍餓與鞭撻的痛苦之後，她終於，終於忍恥偷生的屈服了！屈服了！』

——唉，因此，這個失掉保護沒有救助的不幸的她，就與那般淫蕩的賣淫婦一樣一樣的被稱為妓女了！——可憐呀！……」——

她斷斷續續的說，一泓晶瑩的淚珠在她圓大的眼眶裏滾落了下來。

他靜靜的聽了，心裏不覺有些感動，但只很簡單地回答她：

——『哦，那真正是可憐！』

這可並不是他沒有了良心，也不是他麻木了感覺。對於這個不幸的女兒，他也有幾分惋惜；但只是當S談起她哀史時候的一時的感動罷了。這種感動很淡漠，猶如老人的對於一切似的淡漠；並且隨後在他情緒裏就消失了。這是因為和她同命運的不幸女子的事蹟，在他耳裏已聽聞過了不少了，稀奇的動情是引不起來的。

——『她和我很知己。』——

她拭了拭眼淚之後說：

——『她極願意幹 Model，並且常常叫我竭力向她設法，求得早早免脫——免脫男子們的——難堪的難堪的蹂弄！』

——『哦，那末，你什麼時候同她到我寓所裏去呢？』

——『明朝恰好是星期日，就明朝上午同她來吧。』

——『可以，——請早些來。』

——『當然一定很早。』

——『好，我去了，再會。』

——『好，——再會。』

二 脂油渣的奔走

C與S是同鄉。兩年前她在F專門校初次做模型女的時候，他也正在那個學校裏，於是他纔認識了她。——不但是認識，他們好像成了朋友，——親切的朋友，——然又不太像，——他對於她除了因為她是模型女——有肉體的美之外，似乎還想在她身上零零碎碎尋求些性的安慰，而她的對於他，却是因為他是位慷慨豪爽的青年，有時她還想依靠依靠他。

他們的故鄉，是在距離S大約有四五百里路程的N縣。這N縣裏，因為物產比較他處為豐富了些，所以養成了幾佔全縣人數之一半的祇消坐在家裏穿喫享福的有閒階級，就是那些勞動者也都像被他們所腐化，染上了

有閒階級的彩色；並且在他們的心田裏，都深深的，深深的種下了一種驕矜，一種苟安，一種懶惰，而且真是可驚的普遍——城中的紳士與鄉間的農民都一樣的植下了這個根蒂。他們常是自豪他們生活的安全和幸福，就是貧窮些的，也都像有顏回的遺風，很能安於他們的貧窮。他們一面既這樣要安於他們現實的苦生活裏，一面又懶於去勞動，一面本來還在慶幸自己能生在人間福地的N縣裏。江北方面的苦力，常時在紛紛不斷的遷徙入境，來應任他們所不能忍受的艱苦的工作，而他們却祇是關起們來過他們世外桃源的安樂生活；就是窮，也從來不願意出外營謀——不但不願意，他們還視爲可恥。——偶然有向外面跑的，他們不是醜詆他是不安分的流氓，便是譏笑他是本鄉沒有立足地，遂向外面流浪的亡魂者。……

但是近年來，却不同了，大大的不同了。他們眼看着生活程度一天高

似一天了，從前十文錢就可買到的東西，現在要兩倍三倍……甚至十倍廿倍的價錢才能買到了；他們所視為榮福而努力生產出來的子子孫孫，也果然成績很好，一天多似一天了，然而他們的地土，却不見得也一天天的跟着正比例的增漲擴大起來，為他們添加些生產力，以至從前每人平均能有二十畝田的，現在却要成為他的三四個兒子或是十幾個孫子所分有了；更出人意外的在近來，橫空來了些天災與兵禍，於是他們向來自豪的安樂窩裏的和平，現在擾亂起來了，大大的恐慌起來了。養在城中的肥白的紳士們，爲了要充足他們的養料，飽饜他們的慾壑，用起百般手段越發厲害的向鄉間的農民吮吸榨取。因之，農民受了重重的高高的壓迫，其中的一部分擔當不起的弱者，就成了熬乾的脂油渣了，擠逼得沒有立足地了，他們勢不得不逃向外方流浪了，流浪了！……

所以近來在N縣內地最通行的班船（運貨帶載人，每點鐘能航六七里的一種信船）上，或是在他們僅有的兩隻輪船的四等艙（所謂煙篷）裏，我們常常能夠聽到老婦少女們的半時髦——半上海半寧波半土音的拉雜的語調來：

——『儂（你）到啥（什麼）地方氣（去）？』

——『阿拉（我）到上海氣得，——奈（你們）呢？』

——『吾尼（我們）也是到上海氣噶。——儂一割（個）銀（人）穢

（能）氣塔？勒（在）上海祖（做）啥事體？』

——『阿拉還有阿姐勒督攔（那裏）得，多是織洋襪噶。』

——『噢，阿拉同小女妮是到紗廠裏起噶，阿拉革（的）惰（大）囤妮

（兒子）一向是勒一排客棧裏當廚房噶。』

——『……』

——『……』

她們把『上海』『紗廠』『廚房』都說得特別瞭亮，並且同時在她們的眼睛裏也發出一種精光，能向外面跑。能講這種時髦話，在她們現在似乎都引以為榮耀了，她們的觀念與態度，竟全然與從前不同了。

S 也就是這樣被逼出來的一個熬乾了的脂油渣。

她是一個二十三二歲的有夫的婦人。她的丈夫是個在 N 縣鄉村間常能發見的特產的那種農家的少爺——祇知道吃着逍遙的浪蕩青年。現在他也在上海跟着她，老着面皮，專望他的妻子把肉體換錢來供他自己的安然吃着。她是專靠做模型女生活的。她有一雙活潑的大眼，她有兩顆尙帶天真的笑靨。我們黃種的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女子——向

來是笨於動作，拙於表情的。做起事來，走起路來，……一切的动作，都覺得生硬，呆蠢，而且不自然，有時她們也故意做出女性些的美的姿態，然而却益發顯現了她們的異常醜陋；除了笑哭哀怒幾種極端的感情流露外她們就不大能再變幻出別種更深刻些的活潑些的優美些的表情了。要是與西洋的女人相比較，那真顯特的有霄壤之別，那真要令人醜死。但是她却不同，至少有些兒不同。她臉上的肌膚極其靈動，跟着情緒隨時在變化，她的意態，一忽兒顰蹙，一忽兒嫣然笑，忽而鎮靜，忽而擾動，剛剛遞了個青眼，跟着又飄了個白眼；加之，她的身裁生得苗條，所以她的姿態，也很活潑玲瓏輕盈而且柔順，曲線組織成了她全部的身體，舉止動作，是她曲線在千變萬化，這固定的曲線與活動的曲線，便形成了她無盡的女性的柔美的風姿。……雖然她的皮膚，呈出不健康的菜黃色，不能十分適合

畫家的美的要求，但在現在祇有那身體濫用得爛熟了的娼妓願意來當模型女的時候，她却是要比較美好得多了。所以她頗受幾個藝術機關的歡迎，她的生活，才也不致再受到何種的恐慌。

★

★

★

殘酷的太陽，漸漸的肆起他強烈的光劍來了，差不多天天要到野外去作充鋒的寫生隊，在已經退避，並且祇能困守在他們大本營的學校裏面的時候，空氣之中似像被太陽灑播了多量的霧一般的麻醉性的東西，昏昏沉沉使得他們在室內竟也不能精神充足的畫起畫來，於是他們的大本營，照例祇得宣告了放暑假的暫時解散。

C 看看校中的同學各不相顧的散去了！——但這對於他却不能激起怎樣的感想。他所引以為惘然，並且模模糊糊的暗暗在苦悶着的，是許多女

性的同學竟一個個與他毫無感情的離散了。

在放假前的最後幾天裏，他的胸中，莫名其妙的像失去了什麼寶貴東西似的；他的靈魂，也如同忽然被什麼風飄舉在空中離去了根駐地一般。終日裏祇是飄飄搖搖的從悶寂難耐的寓所跑向學校去，又從空虛無聊的學校跟踉蹌蹌的跑回寓所裏。在往返的路中，日光襲射着他，使他益發頭昏腦眩起來。

他真苦惱無聊到了極點了，可是他怎能不苦惱不無聊呢？——他已經是個二十一歲的青年了，跟着年紀一樣在增長的性的要求，當然也已達到急需的時候了。但是他費了幾年的追尋，至今連影子都沒有得到半個。屢次屢次他曾被這種性的饑渴所驅使，很想冒險去作一次暫時的嘗試；但是他的高潔，他的德性，他的怯懦，他的羞縮，終於把這萌想制止。然

而饑渴終究還是饑渴，於是他不得不向歧塗上亂竄了，於是變態的性的行為遂開始了

差不多在一個月之前，他就存了個決心，他準備在暑期裏大大的發奮用功了，——特雇一個模型女來用功作畫了。然而：一因為沒有錢，二因為沒想到相當事故可以瞞哄切盼他早早回鄉去的家裏。正在這樣無計可施的時候，湊巧有一天早晨當起牀的時候，身體忽覺得十分疲憊，頭腦裏也像被鉛塊重壓着，沉痛得像要爆裂；吃飯時，覺得小菜也都有些苦味。於是就在第二天的上午，他就跑上一個熟悉的有看護婦的醫院去住下了，並且立刻就偽造了一封快信寄到家裏去。——他在信上說：忽然患起病來了所以不得不進了醫院；他在信上說：醫生警告他雖然不是什麼大病，但宜好好的保養才對；他最後又在信裏說：等病好後，決定仍住在上海休養

了，並且還想在此繼續作畫，但要望家裏速速匯一百元用款來。——這封信中雖然假造了一點，却也不能算是欺哄了家裏，因之，他的心裏也才很安適。

這封信發出之後，他的所謂病，也就消失了。並且覺得醫院裏的看護婦也都當他是十來歲的孩子看待，於是在第三天的上午，他帶了一種悶憤仍回到寓所裏。

因為他沒有兄弟，所以他家裏特別寶貴他；因為他的身體常常生病，所以他家裏異常替他擔憂。果然，他這封討錢信發出不過一星期，一封雙掛號的回信就降臨了，不消說，他的願望，聽順的家庭是爲他照償了。

袋裏袋了一張百元的匯票與自己原有的三十元餘錢，立刻，使他的宿志在他的胸中鳴叫了起來，如同饑餓一般。當天的下午，他就跑上這個模

型女的家裏與她接洽了。——雖然她祇能介紹那不相識的O來給他，而不能親自來，但他因為是她介紹的，却也很覺滿意。

三 苦惱的結晶

——『先生，我們C來得晚嗎？』——
清脆的語聲，和着洞洞洞的軟肉腳聲，從樓梯口波動了上來。

——『早得很，早得很，還沒到九點鐘！請進來坐吧。』——
胸膛怦怦的鼓動着的他，站在門首迎接她們。一邊忙把探海燈似的眼光超過S的肩膀尋了去，果然，見有一個美滿的面孔跟了進來。但是：

——啾，——怪可憐的人兒！——

第一次他就很驚異的得到了這個悽然的印象。

他不住的望着她，忽然覺得她的視線，也正帶了幾分羞怯射在他的面上作狐疑的探察，立刻他也怕羞起來，忙把視線移向別處。

——『這位就是我常對你說的C先生。』——

有趣的居間人——S笑嘻嘻的替他們介紹：

——『這就是O。——C先生。』

羞赧而且徬徨着的他，這纔像蒙受了赦宥。——他覺得該看她的時候到了，於是他不自覺的精神也振作了起來，心底裏存了一種鬼胎，——可是面容上却很淡然而且冠冕堂皇的用起他畫家的觀察眼光向O全身遍繞一週。

此刻，她正無所措的站在S的身傍，她偏俯了頭，在羞赧的兩頰上，

現出一種悽寂悲戚的微笑。她的腰肢，彷彿疲憊不勝勢將要向S身上傾倒的一般。

這是一顆卵蛋形的面孔，肉色很白——不健康的白，而兩頰上却存着些微粉紅；但這並不是同那般娼妓們或是華富的婦女們特地用人工塗抹成來使男子們一見銷魂的那種狐媚的粉飾，却是由她羞辱的肌膚裏對於男子初次會面而激起的一種羞澀的反映。兩邊頰上，淺淺的現出兩個笑窩；但在這陷窩中間隱隱埋藏着在的祇有一種苦味，笑意却沒有了。眼睛睜大，眼角邊現出一種幽戚的病態，眼皮的啓閉，瞳子的溜轉，都很凝滯，彷彿睡夢剛醒時一般，當她顧盼時，常帶幾分懷疑，幾分防範，幾分膽怯，把人不住的探察，好像一隻帶了鎗傷的鳥兒，對於人類相信只有殘酷，於是成爲絕對的畏懼，而要防備自己生命的危險一般。中間的鼻梁很是和平寧

靜。不過鼻孔大些；但把頭部各器官來比較一下，却也並不失其均稱，這竟像造來特爲適合她的環境似的，倘若沒有這個大的出氣洞，簡直要悶窒死了的一般。口輔稍稍有些翹起；但不是生來這樣的，顯然是環境將她習慣成的，因爲一種悠久的悲苦的憂思的紋蹟在她脣邊可以證察得出來的。兩片脣，好像被人吮過，舔過，而且業已弄得爛熟了的一般；然而一種纖嫩，一種鮮豔，却仍像與處女無稍異。

——喲，可憐的人兒！——苦惱的結晶！——

他不覺很爲動情，不住的這樣爲她暗暗痛惜。

因爲她的身格是苗條的，所以現得極有婀娜的風致。穿的是件合體的薄綢單衫，下身却也罩上一條配色的裙子，脚是天脚，……全身的服飾，頗調和，頗素淨，她的舉止，她的神情，雖都現出她特有的那種陰鬱的病

態，但是一種女性的溫柔與穩靜，却也很顯著的。——設使有個不知道她是營祕密生涯的人看見她時，一定要認她是有學識，并且有美的教養的女子的，決不致誤認她是一個賣淫婦，或是一個穿紅着綠的富麗的小姐的。

★

★

★

大家坐下之後，室中暫時靜寂。

於是興高采烈的S，忙來彌補這無聊靜寂的空虛，開始和爽的閑談，並且很得意很起勁，一雙常帶揣測神情的慧眼，活潑潑的輪瞧着C與O，好像專在讀着他們的心似的，她的許多言詞，也好像特地說來做他們倆中間交談的導火線。因為他們的現在正被一種兩不相同的羞怯——一個嬌羞的青年，對着一個妙齡的女性，一個自慚形穢的妓女，對着一個端方正直的男子而生起的那種莫名其妙的怯羞所困窘着，彼此都好像不便談講。經

了S從中調動，他們的心境纔漸漸回復到自然的和平，無形的屏障，也就方始略略打破。

但是，O終究不大多說話，好像對於說話，很不願意，并且很艱難。在將要說出話來之先，清浪的眉間，常是顯出忽然顰蹙的神情；但也不是故意作出媚態，却是她很自然的表情。她仍說她故鄉的口音——蘇白，這是一稱音調很複雜，而且很柔美的言語。——大概大家都很有知道：蘇州人大都是愛和平，貪逸樂，好華麗，怕艱險，而且很怯懦的，他們的語調，可算真能完全表現出他們地方的民族性。——加之，她用她那種特有的清脆的顫抖的而又很幽婉的語聲說來，更另具有一種女性的美點。不過在她這種聲調當中，還涵蓄着幾分生活厭倦的頹唐情調，至使聽者掃去興頭，跟着引起一種沉鬱幽悽的幻滅感想來；但這却也很音樂的，Violin的底

音的獨奏，也不過是這種情調的追尋呀！……

這些都是他在她僅有的幾句談話之中所注意到的，咀嚼到的。

此外，他由她的容色與語意當中，還感覺到些她對於他的一種暗地的親切，與一種心頭的迎向。……

在這閑談的時間中，他的胸膛，永久的是在跳悸，恍恍惚惚似已置身於甘美的迷夢的境地裏。

四 維娜斯的活現

不覺半點鐘已過去了。

S 連忙站起身來對 O 笑謎謎的提醒道：

——『好了，幹正事吧，——你快脫衣服給先生看看身體！』

O 猛的打了一個寒戰，驚慌的瞅着她：

——『啊啊！——現在就要脫了嗎？』——

這驟遽的語聲，顫抖得如像把她的胸膛也震裂了的一般。

——『不要多說了，現在不脫，你要等待什麼時候纔脫呢？』——

過來人的S，關於這事當然早有一種豫感，於是認真的這樣說。

隨後，用着脚尖作出擺柳般的跳舞姿態，輕捷的跳過去，關起房門，

重復活潑的轉過身來，向背景布下走去：

——『來吧！來吧！這兒來脫吧！』

他所租住的是一間很寬綽的後樓，北窗射進來的柔和光線，正極適宜於做畫室。昨天他從O的家裏興沖沖的跑回之後，就急忙忙的親自把房間

整理了一番，背景巾也就是那時裝懸起的。

O聽了S的話，悽然的跼了起來。

他也糊裏糊塗的跟着跼了起來。

室中忽然沉寂了下來。

她猶豫了復又逡巡，帶着一種苦笑，移起她的懶步趑趄的走過去，如同一個赴刑場的死犯一般。——但是，到了那裏，却又兀的頓住了。

S再三的催促。

最後，她方始忸忸怩怩的把裙子褪了下來，接着摸摸索索的在解去她外衣的鈕扣；但顯然是故意拿他來遷延時刻，末了，她又停下手，訖然不動了。

棹上的時表的惜警惜警的聲音，可以很明白的聽出來，她是在這每個

惜瞥之中貪戀着她的殘喘。

現在她的一雙感傷的變態的眼光，又在把他搜探了。黑漆的瞳人，早被眼淚浸透，發出眩人的精光。那種不自然的靜寂與S的不住的催促，勉強的等待，都像一步步緊似一步的把她脅迫。終於她紅起耳根，閉起眼睛，毅然的袒露出她貼肉的搭襠，袒露出她潔白光滑的肩峯，圓渾嫩柔的臂膀來。

★

★

★

——『諾，又在粧呆了！』——

悶笑着的S，挨近她的身畔，故意煩惱的敦促她：

——『脫呀！——快脫呀！』

——『唉！——你？——你？——慢些兒呀！』——

O 搭訕的碎聲的怨恨S。

坐在靠近身旁的一張椅子上，慢慢的脫去她的鞵與襪，將肉脚踢到攤在地面的絨毯上去。

垂着眼簾，顰蹙雙眉，並且翹起嘴唇，開始她悽苦的躊躇：

——唉！怎麼好呢？……——

從肺腑裏抒洩出這個悽悠的聲音來，在她發顫的脣邊，不住的翻覆呻吟：

——……生活的獨立！……母親的酷毒！……男子們的蹂躪！……盪不去的侮辱！……滌不淨的穢蹟！……生活的獨立！……但是……目前
的羞慚！……奈何！奈何！……！——

過去與現在的一切厄難的縲紲，緊緊的緊緊的羈絆住了她的孤零無依的靈魂，她真窘而且惛了！

兩分鐘後：

她遂用抖擻的手，果敢的把裙裾從臂膀上移了下來，跟着她復忙交叉起她的兩臂來遮掩她花一般顫抖的乳朶，並且壓制住她胸房中的怦怦的跳突。頓時，她體內的血輪都跑了起來，並且連髮根都燒得紅了，她的下體好像沒有血液的一樣，在害羞得打寒戰。

★

★

★

——『唉唉！O妹，你莫再這樣怕羞了吧！』——
S很感動，用起憐憫的神情，像慈母般來撫慰她，勸誘她：

——『當我初次做Model時，一教室站滿着三十多個青年男子呢，他們六七十來隻餓狼似的眼睛，都灼灼的從四圍釘住了我，不消說，我也很覺得難為情，可是我却立刻脫去衣裳的呢。』

——『……』——

O 木然呆立。

——『O 妹——你現在多麼好，室中祇有C先生一人，而且先生早已看慣了的。——怕甚麼？大胆些！』——

息了一會，S復這樣說。

——『……』——

O 依舊木然呆立。

——『脫呀！快脫呀！大胆些！』

——『唉！——好姊姊！——赤條條的——叫我怎好意思呢？……！』

O 無氣力的皺起眉頭，很悲苦的望着S，求她諒解。

——『C先生，C先生，你看她呀，——硬不肯脫！』——

S 把她無法，回轉頭來謀商於C。

彷彿有一股神秘的魔力，縷縷的從她乳嘴噴出，就同傳奇小說中的妖女的使行法術一般，直貫進他的心坎，把肺葉振抖了一會，他的神經早就麻醉了起來，只是木雞般的呆頓在那裏，早已成了她的俘虜了。

他雖然曾經看過了少女體，可是對於這個少女的艷冶肉體，在不知覺中引起的那種麻醉的感覺，却不能不算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次。

最初，他對於她袒裊裸裎這樁事，也曾稍稍激動起一種不忍的珍惜感情，這種感情，在兩性之間常能很自然的產生，若再在一種嫉妒的火焰之中，牠更能顯著的抬起頭來，不過顯見得這是由於每個人的偏私的天性之中所激發出來的，那般道德家口中所講的貞節，大概也就是從這偏私的感情所生產的。在學校裏，當人體寫生的時候，很有好多次，他曾被那般無

節制性的色情狂的同學們和那般特來飽看女體聊以解慾的冒牌參觀者，劇烈的激起這種感情，并且大大的惱怒悶忿過的；但是在這屋裏，並沒有別個同性者要來把她公開，嫉妒是沒有的，所以這種感情在他意識裏，只很輕微，並不長久，繼而也就被一種自私的性的滿足把牠障蔽了，並且，最後，他的靈魂也就入迷了。

現在經S的叫喚，他纔從迷夢中恢復了自己的意識。他他很自驚訝的鎮靜了一會，於是在他本就像毫無感動的面容上，更表現出一種高尚莊嚴的態度來。

於是，他挨近她們兩步，——但也不去十分靠近，因為他怕O越加羞縮起來。——開始拿些：『身體不是祕密的。』『爲何要穿衣服？』『虛偽的禮教成見應當打破。』『……』等種種普通原理，很淺近很簡明的解釋給

她聽，這一席話，他娓娓的講來極聯貫，語調很嚴重，却又帶一點兒顫抖。

○低了頭，默然用心傾聽，看她的樣子似乎已經了解，然又像是沒有懂得。

——『但是：——但是：——我！……！』——

○正羞答答的拿起一種疲弱的低聲囁嚅着的時候，S 驀的截斷她的話：

——『你不脫，我來替你脫吧。』——

說着就伸過手去。

——『哎喲！——我脫，我脫，我自己來脫！』——

○嚷了起來，一邊急忙用手去抵抗她。

照例就延了一刻。

——『唉！——怎麼好呢？……！』——
這真變成了絕望的叫喊了。

終於，她抹去了一把汗，跟着點點滴滴的滾落下來的眼淚，躲躲縮縮的把褲子褪了下去。於是呼吸的急促，渾身的戰慄，從嫩白的肌膚裏透映出來的陣陣流動的血色，像害着劇烈的寒熱症一般的越發厲害起來。

她脫時把一雙昏花撩亂的眼光，儘是緊緊的射住他，彷彿要想藉此遮障他監察他的視線似的。然而他這時却正忘懷了一切，睜得大大的眼睛，毫不顧忌的拼命在伺候她快將裸裎出來的下體，竟像餓狗似的，要將她整個吞下肚去的一般。

他看着她，很爲迷離。她全身的肌肉很飽滿很圓渾，尤其是色彩，當這全身羞赧着的時候，他覺得在她肉身的週圍彷彿籠罩着一層神的光輝，

十分燦爛，十分眩目。近代女子的肉體，真是醜陋到極點了：她們在不可避免的
自然淘汰之下，竟還要盲目的自去加以人工的摧殘；生來已經不是肩背過分粗闊，就是頭頸或腿肢嫌短了；而再去把胸部壓得同背板一般平，把腰肢束得同蜂腰一般細，把腳纏成像綿羊的蹄子，……這樣一個妖怪似的可憐的病態肉體，想起來也要令人害怕。——可是她却不是這樣，雖然體格細小了些，但四肢却都發育得很自然很勻稱，在他看來，直像希臘的古代雕刻一般，確是全美的創造，稀有的好模型。

★

★

★

她立着——落了魂似的立着，一手仍復抱住乳朶，一手却在掩着她下部——女性的特有器官。

——呵，維娜斯，維娜斯，維娜斯活現了！——

他看了，忽的把意想中的古代 Melas 島的未殘損的 Venus 像意想了起來。——『C 先生！怎麼樣？好不好？——先生！』——

活潑的 S，似乎特意想要把自己所能探索到他的心理狀態描摹出來，用一種狡猾的語調，這樣說。并且歪着頭，把一幅神祕的笑顏給他看。

機警的他，銳敏的就得到了一種潛感，在她笑眼裏他覺得這像在對他說：

——『這暑期裏，你可真快樂了罷？——當謝謝我呀！』
於是他忙報她一個感謝的眼光，並且連連頓首，帶羞的訥訥的回答道：

——『好的，好的，當然好的！』

O 神志飄搖的立了一會，兩隻腿條酸軟得再也不能支持了。她重複看

見剛纔自己坐過的椅子，很想靠坐上去，但是離開雖祇咫尺，她却覺得太遠了，要想移步過去，而兩條腿子在掩飾上實在困難極了。無可如何，她只得癱坐下地氈上去，以免跌倒。

立刻，他發見了這個自然的憩息坐勢的美趣，於是急忙道：

——『好，這個姿勢實在好！就這樣，請你不要再變動吧。』

他的油畫器具在昨天早就準備妥帖了。

選擇了個吸收美點最多的方向，並在畫面上配量了一回，就昏頭眩腦的開始打起木炭的大輪廓來。

描寫的時候，他的心是永久勃勃的跳躍，手是顫抖得厲害，血輪是在體內奔流，全身像在熱氣騰塞的浴室裏一樣。他覺得從她的肌膚裏，像有一種如同嗎啡性似的放射物發散出來，洋溢了空間，弄得人同做迷夢一般。

的蒙醉起來。他每一觀察對象，視線的注射點，不知怎的老有一種莫明其妙的魔力，使他不自主的集中到她兩條腿肢的內線的交點處去。在模型女的身上，最能使他深深玩味，細細摩挲而越看越來得甜蜜的，就是腹部與兩腿連接處的兩條線痕，這線痕只不過是很簡單的微彎的影線，但是對於他却像有不可思議的力，當他畫到這兩條影線的時候，他的全副精神灌注起來，簡直像要逕直的透進他肉體的內部去的一般，定要把她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非到自己很滿意時，是不休止的。

五 慈善家

S 在背景布旁邊陪着 O，低聲囁囁的談了一會話。

因爲今大是星期日，S的家中有許多瑣屑的家事等待自己去摒擋，於是就站起身來向他告辭。臨行，又對O說了些安慰的話。

這一來，他真更自由了，因爲在他傍邊已是沒有監視他的眼睛了，一種站在女子前的不可解的拘束，遂稍稍解放了些。他微仰一仰頭，伸起兩掌把紛披的長髮，爽快的向後一擻，顯見他的膽子已稍放大了些，他重新繼續他的畫，很是恣意，不過也越加細心了起來。

牕外的柔風，彷彿特地偷偷躡躡地踰進來，涼暢她炙熱的肢體，霧珠般的晶瑩的汗液，業已給她抹乾。死呆的背景布，不知因爲承受了風的吹噓呢？還是被她肉體所吸引？在她的背後，也竟像活了起來似的偷偷的像要和她肉體親吻。柔和的絨毯，貼服在地上，甘心樂意的承受她臀部的重壓。室內一切的東西，都彷彿故意沉默着在睨視她。

在這樣的靜境裏，他畫一刻，歇息一刻，等到他把全部的稿子畫成時，拏起手錶來一看——十一點半——於是：

——『好了，請你起來穿衣服吧，今天不再畫了。』

他看她穿完衣服，便問道：

——『這事，你願意幹下去嗎？』

——『願意的，——先生。』

——『那末，就請你每天上午九點鐘來，每天只要畫一個上午——

三點鐘，好不好？』

——『哦，好的，——下半年不要畫嗎？』

——『是的，下半年天氣太熱了，不能畫的。——你要幾多錢一月？

請告訴我。』

——『隨你先生給吧。我也并不想十分多的。』

——『那末，我與你每月三十元吧，你每月可夠開支了嗎？』
他的少年的雄心，使他很想做一個救苦救難的大慈善家。

——『啊啊，先生，三十元，我——一家都好夠用了！』
她虔敬的望了他一眼。

立刻他就從衣袋裏掏出錢囊，揀了六張五元的紙幣來遞給她：

——『那末，這一月的工資，現在，請你先收了吧。——倘若還不夠
開消時，我可另外再給你。』

她急急虔敬的送了他一眼，從這眼光裏，彷彿想傳給他一個內心的真
忱的感謝。

——『噯喲！謝謝！——先生。』——

她用柔和的聲調低低的向他這樣致謝，並且帶着一種嬌羞的微笑，伸出畏縮的手去把錢接了過來。

★

★

★

這樣把正事解決完結之後，彼此的口，不覺又都噤住了。因為各自的心裏都懷了一種祕密，於是那種青年異性間的羞怯又來把他們統治住，只是彼此垂了眼簾，從睫毛裏神秘的覷了幾眼，在這忽然岑寂了的室中，他們再也無勇氣把語聲衝劈開去。

她覺得勢難再在此逗留，遲疑了一會之後，才別了他回去。

他目送着她走出去，心中一時很覺悵悵。她也頗為戀戀，他由她的神情與脚步上，看出了這種繫戀的反影來。

但當他把門關起，悶着頭在房間裏打圈的急走起來時，心裏却又暗暗

在莫名其妙的欣喜起來，並且在他沒多經歷的青年的虛榮心裏，他又像幹了莫大的慈善事業的一般，不覺又很自鳴而且得意。

——我已救了一個人了！——我已從死窩裏解救了一個世間最可憐最不幸的無援助無依靠而爲萬人所咒罵的女子了！……！——

他這樣自榮的想。

這自榮，雖然可笑，却也有他的懷想：——近年來廢娼的運動熱鬧得很，幾個行政機關，也居然在一度兩度的實行了他們用抽籤類的方法來提出她們，雖然有的也知道給她們相當的生活之途，但是從來沒有探一探她們各個人的生性——是淫蕩？是善良？——更沒有知道娼妓，在現在社會上的所以存在與難能廢止，因之，成績毫無，娼妓仍有她們娼妓的世界。一般社會論者對於這些根源，當然是探討得很精詳，可是終究是紙上空談

却從沒有真正去救起她們半個。——想到這些，他怎能不自榮呢。

於是在他的臉上，就顯出一種憐憫的驕矜的神情，跑過去對着他的可憐的人兒的遺形——線條紛亂得看不分明的畫稿不住的端詳。——這時，——只有這時，他的心境是很和平，很光明的。

★

★

★

當天的晚上，一個人獨自睡在床上，在這如漆的黑暗當中，他把他日間所享的肉體回味了一會，接着一種自私的黑暗慾望，在他心的隱處，張張探探的露出頭面來。他的祕密眼睛，在未來的日程中，好像尋到有許多可乘的機會似的，於是他又密密的欣喜了。——但這並不是因為她是卑賤無靠的妓女，而想懷了惡意乘機作不正當的欺侮，實在他的看待她，不但把她當作沒廉恥的賣淫婦，在一種憫惜的奮激之下，他還覺得這個可憐

女子的意志，神情，舉動，却都有一種超脫所謂上流婦女之處，——她是爲生活所壓迫，娼母所威脅，纔犧牲了她的肉體，濫毀了她的貞操，忍着恥去苟延她殘喘的生命的。——就在這一端上，也曾使他憫感的反動，對於那些上流婦女所崇尚的那種姨太太式的貞潔，生起大大的鄙視和憎惡來過的。所以他的私祕的慾望，祇是一種普通男子受了青年女子的肉體的直接誘惑之後，立即衝動起的那種獸性行爲的暴亂想頭，然而這在於他，却純然是一種黑暗夜間的黑暗衝動，只消白天到來，牠就要消滅了的，因爲他平素就很懦怯的，尤其是沒有性的經驗。至於他的所謂可乘的機會，却只是一種善良青年的善良希冀，他雖怯懦，但這個却是他所能嘗試的，只要機會一到，他就能乘勢進行；但他也并不懷着何種大奢望，因爲他對於這種非戀愛的——純肉的迷醉，祇想求得聊能解救他目前的性的苦悶，就

已滿足，無論如何，他是不願意把他自己純潔的童貞輕易破損了的。

在平時差不多只消向床上一橫倒，即能呼呼然的睡着的；但是今天却不靈了，怎麼也不靈了，越是故意交起睫毛，睡神越是不爲他降臨了。

——『五香——茶葉蛋，火腿——糉子。』

——『白糖——蓮心——粥，桂花——赤荳——湯。』——

諧和的呼聲，跟着踏踏的脚音，悠悠然的漸漸的來近了，又悠悠然的漸漸的去遠了。

這個有滋味的美音，今夜他却沒有聽到。

只有一種橫溢於心頭的未來歡情，禁不住的從他嘴裏一聲兩聲的漏洩出來，衝破這個黑暗幽寂的夜空。

六 維特與綠蒂

第二天清晨，O老早的就來了。不過在他看來，却不能說是早，因為他已不耐煩的翹望了好一刻了。

他正擬與她說話，但是她迅速的步伐，直捷的已在他的面前兀的屹立了。一雙異常的大眼揚起來大膽的把他面孔釘住，好像想要直射進他的心坎，洞燭他思想的隱密處的匿情似的，並且開頭就突兀忽急的問道：

——『你畫的什麼？不是春宮嗎？』

他不覺被她問得呆頓住了，目瞪口呆的向着她，頗有些驚詫。——但他之所以驚詫，却並不是爲着這突如其來的問題，因爲關於這種非難，在

他經驗裏，他早就預測到早晚定要使她急切的來追詰的。實在他是看了她那種惶惑的神情，聽了她那微帶懊悔的急促語調，因之他的過敏的神經，驚覺的憶度到她家中的潑辣貨的母親，更又揣測着，很耽心這件事的對於她，生怕已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不利事情來。

儘是這樣怔怔的猜測了半晌。

——『喲，春宮！你怎麼知道這個名詞的？——春宮！——』
末了他不免這樣順口的反問。

登時，在她本來蒼白的頰上，赧然的呈上一層紅豔的神彩，她愈加着了慌了。最初，她看了他惶悚無措的樣子，對於自己所帶來的隱祕事情的猜疑，本就覺得已完全被她證實，現在聽了他倉卒的回答，她這設想毫無異議的竟成了她的堅信了。

她孤苦伶仃的屹立在他面前，悽然的偏過身去，很想不再回答，掉頭不顧的撇身逃跑了。却又忍不住心頭愾憤，於是帶起被侮辱的神情，責嚷的顫聲道：

——「啊喲，大家都在詰責我呢！」

——「沒有別的什麼了嗎？」

——「他們都說：不應當把身體給人家照好畫春宮！」

他好生感動，一種好笑在顫部的皮裏，鑽跳得幾乎衝出口來，幸虧他連忙縮住，

——「還好！還好！」

他不得不暗暗爲她聊作慶幸。

因了關於裸體畫與模型女而發生這類的詰責和訾議，在日下的中國

會上還是免不了的。不消說，這些無知識的婦女階級要激起這種反動來；就是那般自命爲大教育家的，也常要妄加干涉的；更有那般只知獸鬥，素無感覺的肉頭軍閥，也竟像活了轉來，拿起他們臭穢的禮教來範圍藝術，來壓迫藝術，——禁止，改革，預防，這些搗亂的事情，是層出不鮮的了。所以他在這種驚覺之下，并且在他剛纔揣測她不幸的環境之後，他不能不這樣忖度而加以慶幸。——雖然這都是由於他的機警之所產生。

他急欲使她了解春宮與裸體畫的區別，於是他就先請她姑且坐下，隨後，他就把這兩種名詞解釋出來，再把一具卑鄙，一具高尚，辯論似的說給她聽，到了最後，順着一時奔放的熱情，更連帶的竟把賣淫婦來對照的說出模型女的怎樣高潔，怎樣神聖，做了他這席話的結論。他用一種坦白磊落的態度，溫婉的聲調，並且在那感動之下，說得如同打了腹稿一般純

熟，一般細緻。

她聽了他這最後的結論，不覺眼淚都被激引出來了。垂下視線，看着自己胸膛，在她單純的腦裏，似乎尋思了一下，立刻，她復信任他了。不過這種信任，與其說是由理論上考慮之後，才信從的；毋寧說是由她天性的女性柔順，使她服從的較爲妥當些。於是她重新抬起羞慚的視線，帶着幾分欽敬的說道：

——『哦，我——我明白了！——我原是不疑心的，祇因她們當面對我那樣詰責，我才問你先生的。』

他們兩人間的無形屏障，似乎由此又打破了一層，彼此交談起來，也好像比較昨天要親切了些，——這件事的對於他，却又是很有可喜的。

★

★

★

當解卸衣服的時候，也很爽快大膽，如同在一個已經生了肉體關係的戀人面前一般，很願意的不再故意挨延。

但因她擺的姿勢與昨天有些不同了，……

——『頭再俯下些。』

——『右肩垂下些，右手太直了，要彎起來——像我這樣。』

他做一手勢給她看。

——『腿完全擺得不對了：下身旋向左面些，兩腿都要再屈一點，並且右膝頭應當抬高，把左脚尖藏到後面去。』

——『不對，還是不對。』

——『你不要故意做作，——擺自在些。』

——『噯！——還是不對！』

於是，他祇得走過去，把她校正；同時在昨夜所萌想起的那所謂可乘的機會中的一種。就慕的兜上他的心來。但是等到他手一觸到她軟滑的皮肉時，忽的彷彿觸電似的就有一種戰慄。貫澈了他的週身，連骨骼也都像酥解了似的，他再看到她的兩條蹣跚在毯上顫戰得厲害的大腿時，不但這種懷想，消逝得毫無影蹤，簡直要像被獲了的俘虜般的向她倒拜下去了。

他們四隻半帶瞠眩的眼睛，狂熱的交流了一會，她不覺嘆噓的笑了一下，這個從來未曾有的突兀活潑的笑聲，聳進他的耳膜，猶如昏夜之中，聽到了警鐘的響聲，他纔轉過頭來，提起鬆軟的腿子，移向原位去。

★

★

★

昏昏塗塗的儘畫下去，直等到聽見房門外邊有敲門聲，他方才如夢初醒似的知道已是午餐時節了。

於是，他便催她穿好衣服，並且挽留她一塊兒用了午膳再回家去。

——她却也并不推辭，嫣然一笑，就承諾了。

送飯的廚房，端進膳具，他們就在一張書棹邊面對面的坐了下去。

這時她却也像特別高興了起來，雖然幽鬱的神情，仍不脫離她的眼角脣邊，但比先前確實要活潑天真多了。在這一餐裏，自始至終他們各自在不知覺中興起一種溫柔的情愫，彼此懷着一種隱祕的思想，不時的互相談話。至於他，則更其好像遇着了可乘的良好機緣，他的一切感官的注意力，都集中於她身上。她的姑蘇的音樂的語調，現在是近在他的耳邊演奏了，他靜心的諦聽，一時聽覺很爲迷離。一雙狂熱的眼睛，不是偷望她的細膩嫩白的玉手，便是在她面上燃燒，——趁着談話時和吃飯時的機會，細看她兩片朱脣的曲線變化，和挾在朱脣中間的細白的牙齒，與紅豔的舌

尖，他心底裏的饕餮之口，像直接在親吻到她，咀嚼到她的肌膚似的，感嘗得一種無名的快味。至於他自己嘴裏啖的小菜，是什麼滋味，他簡直是不知道的。

偶爾她的身體微動了一下，——這真是一般小說中常可看到的那種維特與綠蒂的情景來了，——兩人的腿膝，在棹下不覺就接觸到了，一縷火熱從她膝間傳過來，烘燒着他的下部。他一邊苦悶的矜持着，一邊就像喝了過量的酒似的陶然的醉了起來，……

他貪戀着這種迷醉，故意遲慢的吃，並且故意客氣的勸她也慢慢兒吃，心裏很希望能儘這樣的對吃下去，對吃下去，永遠永遠沒有飽饜的時候。

七 淚的傳染力

這樣的生活，約摸過去了一星期的光景，——當他第一張油畫快要告竣的時候。

那天，早晨跑來，——剛剛一眼，他就看見她一雙眼圈兒紅腫得很，隨後他又聽得她的喉聲，也與往常不同了。立刻，他的心裏就吃驚的代她不快起來，忙問道：

——「喲，怎麼？——你的眼睛？哭的嗎？」

——「瞎！……」——

她只悠悠的嘆出一口長氣來。

——『什麼一會事呀？——可能告訴我麼？』

——『……………』

他不好意思再動聲追詰，只把問眼不瞬的瞅着她。

她幾次想說出口來，但是又幾次咽住了。

最後：

——『噯，先生！——我的日子，想想實在不要過！』——

跟着在她顰蹙的眉間，籠罩上一層無邊的幽怨的烏雲。

——『噯，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呀？』——

他頗擔憂。

——『我家裏的情形，先生是不知道的。』——

躊躇了一會，覷了他一眼之後，她遂說：

——『我那母親真是殘忍酷虐的不了，她對我不但沒有母女的情分，竟然連人的良心都沒有！……』——

說到此地，她眼眶裏的淚珠已潛潛的滾落下來，長嘆了一聲，又勉強繼續下去：

——『現在承蒙先生給我三十元一月，這三十元在我家裏每月的吃住，原是夠了，況且她在男子身上時常還能弄到錢，當然我那種事，不願再幹了。但是：——唉！——她還強迫我，強迫我，我不答應，她就打罵交加……』

——『昨天又這樣的吵鬧了起來，被她毒打了一場；我通夜沒上床去睡覺；今天朝起，又給她罵了纔出來！……』——

她的眼淚已滔滔不絕的掉下來，她的兩片嘴唇，不住的發顫，她的聲

音已哽咽得說不下去了，她再也不能矜持，索性坐下來伏在棹上嗚嗚咽咽的盡性痛哭起來了。——但她所還能關心到的，就是她自己的嚶嚶的聲音，尚不致達於戶外。

他聽了這個幽怨的淒惋的哀訴之後，心絃隨即起了共鳴，眼淚正同女子一般多的他，現在在他眼眶裏也跟着受了傳染，漸漸的酸熱了起來。不消說，有許多話，要想勸慰她，然而在這種大興奮之下，他的舌根怎麼也不能活動了。

——『嚶——！』——

他只順着氣，從喉嚨口滾出這個悠長的嘆聲來。

不快的室中，充滿了嗚咽的聲音，經過了數分鐘。

他的興奮，低降下去的時候，看見她還是悲淒的吞聲啜泣，他猛地想

起她一夜沒睡，於是：

——『莫再哭吧，多哭了，眼睛更要紅腫起來了！——姑且到我牀上去躺躺去。』

——『……………』——

對方默然。

——『整夜不睡在暑天是當不起的，你快到我牀上去宴息一忽再說。』
——『……………』——

對方仍是默然。

他復敦請。

她遂慢慢的抬起頭來，把雙眼揩了一揩，悽悽的瞅了他一眼，仍復抽噎著，既而：

——『噯！——我怎好躺到先生牀上去！——我并不覺得疲倦，你還是預備畫畫吧！』——

她在嗚咽裏，一邊氣促的回答，一邊就褪去衣服。

——『那沒有什麼，不妨事的，——我的牀你儘管睡去，再擺姿勢是太辛苦了。』

一種微笑的神光，忽的在她唇邊閃過：

——『噢，疲倦時，就睡好了！現在時候很早，你還得畫畫的。』

八 可憐蟲

正當作畫的時候，突然聽見門外隱隱傳來了樓梯上的脚步聲響，跟着

呀的一聲，房門竟然打開了，跟着有兩個人一前一後不聲不響的跨將進來了。

他驀的打了一個寒症，腦殼上好像碎的受了個霹靂，震得連耳膜上也微微發出回鳴，眼簾前也閃出幾道火花來。

所僥倖的：——來者都是他的朋友，於是他的虛心，——一種莫名其妙的虛心，纔釋放了去。然而他一想到這個獨享的豔冶肉體，無故的突然被人窺看了去的時候，對於這兩個闖入者，不覺就大大的嫉妒起來，憎惡起來，甚致想不去應酬他們。最後，他拿起一種嚴厲的臉孔，看了他們一眼。——他們正很拘束的並站在入口處，兩雙眼睛，如像餓狼見了羔羊似的垂涎的逼視着她，那幅神情，又驚愕，又羞縮，而又有有些像在什麼神像面前的那樣虔敬。

——『哎喲！你們這些道學家呀！你們這些可憐虫呀！嘻嘻……！』——
他一面這樣痛恨着，一面又覺得好笑，他忙咬起嘴唇。

他又忙旋轉頭來，意思是準備遞個眼風與她，好使她可以速速穿起衣服來。可是她這時正拼命的虎着暴戾的面孔，一雙水晶晶的眼睛，也正恣睢的把他們釘住，然而她的身體，却像全身沒有了血液似的，簡直僵得難能動彈了。

——『好，請起來休息一回兒吧。』——

他這樣的提醒了她一聲，又趨過去把背景布撩開起，她這纔得藉此遮障了身子。

他這兩個朋友的來訪他，並不是沒有事故，而且正是專爲了他近來生
活的變動而來的。

這真是個可驚的心境的大變動，這真是個兩性的戰爭：——

他自雇用這個模型女以來，她的全個靈魂似像被她的女性的魔力牢牢攫住。對於他的幾個僅有的朋友——差不多在平時，每天要歡聚談天的朋友，忽然他竟覺得無味而且厭憎起來了。在他感情上，雖不能說他們是完全處於戰敗者的地位，但在女性進佔的情勢之下，他們已是漸漸退隱縮小到極小限度了。他不願意而且也無暇顧及去看望他們；他也不願意而且厭惡他們的來光顧他；他并且爲着要躲避這種無聊的討厭的會晤起見，他曾想到個預防的計策——在開始作畫的第二天的早晨，他就囑咐樓下面的房

東家：

——『若有客來尋我，便說我已經出去；倘有緊要事情，叫他們留下字條。』——

在這七八個整天裏，在上午，他只是關起門，獨自陶醉在顏料與肉體裏，在下午，他只是關起門，在靜寂慵懶的室中，獨自貪他的晝寢，醒來後，便是讀他所愛讀的書。在夜裏，他又躺在帳子裏，把靈魂去反嚼日間的肉體，或是幻想他有味的海市蜃樓。除了這些之外，差不多從沒做過別的什麼，也從沒想過別的什麼。除了一次爲補購油畫顏料之外，更沒有出外過。——飯是送進來喫，浴是在房東家洗，大小便也是在房間裏……。

總之：他自過着這幸福的新生活之後，他只是在一個獨有的小宇宙內生活，非特把他們消忘在腦後，他簡直連把世界也都擲掉了。

而他們的對於他的新生活，却都茫然無所知。有的懷疑他已回鄉去了，有的特地跑到寓所來尋訪他。但都未曾會到他，縱然已得知他還未回家，可是仍沒有人知道他私雇了模型女，更沒有人知道他隱匿起來，厭於

同他們週旋這樁事。

這時，他憤激的冷淡的勉強和他們敷衍了一會，預備他們就走開的，那知道他們像被什麼纏繫住了似的，做出一種癡態，祇是在那裏向着背景布後的她的影子悵望，延擱了半點鐘之久，好容易討厭的他們才茫茫然的走了出去。

★

★

★

——『討厭的東西，不知趣的東西！……』——

他站在樓梯口望着他們隱沒下去的頭顱，幾乎失聲的這樣罵了出來。

——『哦！——噯！倒霉！倒霉！——該死！該死！——怎麼今天沒有把門門上？！』——

怒焰填膺的把門砰的關起，門門門的時候，他纔覺悟的叫了起來。

——『沒門上嗎？——噯！這般人真討厭呀！——』
從背景布後，仍裸體的現了出來。

——『這般人真討厭！……真討厭！……兩雙賊眼！……！——』
她一面儘是這樣咕嚕着，一面又涔涔的吊下淚來。

——噯！——怪可憐的人兒！——
他真覺得她太苦了，忙寬慰她道：

——『你莫再哭吧，這是很平常的事情。你沒聽見我那女同鄉說嗎？
在學校裏觀看的人真多呢，而且更其討厭，但也沒甚關係，由他們去看看
也就完了！』

——『噯！我——我曾經把身體——身體賣過的，可是我現在已是專
給你一個人畫的呀！——此地又不是學校，我爲甚麼無緣無故要給他們看

呢？」——

他把他的好意誤解了。

他將這番話，細細的領會了一下，覺得很有意思。看看她越發發酸泣得厲害了，水汪汪的服眶裏，晶瑩的清淚，一顆顆如同斷了線的眞珠般的由雙頰上墜落到大腿上，再由凝脂似的腿肉上滾到地毯上去，肩膀因喘息着在很厲害的聳動，腹部的幾條凹紋線，也時時在起變化。他惻然的心動了，一陣辛酸從心頭湧起，他的眼淚和她的眼淚兩相呼應起來了。

——『是了！我不好，我不好，我冤曲你了！請你不要過分悲傷罷！』

——『噯！我怪怨你甚麼來？恨只恨我自己的命苦！……噯！……』

他用男性的強忍，終於把淚泉的奔流制住：

——『儘是這樣哭有甚麼意思呢？——你再哭下去，我可不能安心作

畫了！』

——『……』

——『你看你的眼睛，紅腫得很呢！』

——『……』——

她只是啜泣。

他閉了閉眼睛，想了想，就默然的站了起來。又復搔首踟躕了一會，遂取了一條手巾，挨近她鞠下身軀，預備替她揩淚。

——『噯，你莫哭了罷！——你要哭，——我們索性一塊兒痛哭一場罷！』——

他禁不住吞吞吐吐的說。

她急忙遏制住了抽噎，仰起頭來把雙淚湖般的紅腫眼睛，肅然的在他

臉上盯了久久，忽的又長嘆了一聲，就跪下來，緊閉起眼睛，像風雨襲倒的淚花一般無力的把上身倒向他的懷裏，雙手也就支握着他的臂膀。

於是，失魂落魄的他，也就把冷顫的兩手，膽怯的伸過她的腋下，將她火熱的肉體緊緊抱住。……

謄寫之後

三天之前，我因為要節省生活費，並且因為實在再也耐不住上海熱鬧區域貧民窩裏的喧擾，暑熱，煤煙，與夜間臭蟲的吮吸，觸耳的窮餓無力的叫賣聲的緣故，我一個人孤淒的攜了我幾幅油畫，幾本破書，當一次狂風暴雨之後，遠遠的跑到這蕭條落寞，蛛絲網結，霉氣充塞的鄉下本地房子裏來。徧搜我破舊的錢囊，只發見僅有一塊圓白的銀元匿在袋角的時候，我忙破了這塊錢，買了幾支蠟燭幾圈蚊香，關起門閉起嘴像幽靈似的費了兩天兩夜的工夫，我把這篇舊稿謄寫完了。

當我謄寫完畢，手顫眼眩的擱下筆，把疲怠的饑軀，橫倒在牀上的時候，關於這篇東西同我的命運一樣不幸的過去歷史的回想，不覺又來把我

昏重得將要破裂的腦子統治了住。——

光陰，可驚的跑得這樣的快，迴憶起來，這篇東西寫了已三年了。在去年，我由一個北方荒涼的古城跑回故鄉，整理我行篋中所有的寫作，因為想變賣幾個錢的緣故，我把這篇東西寫上了一篇序言；但因接着害了一場重的秋瘟症，這篇東西又擱置於塵灰之中沒有發表。我在僥倖我沒有與一般節季變化的同病者相同永離人世的病後，把我的孱軀，修養了數月。今春，我應一個遠方的朋友之招，當戰爭還變騷於江南之際，我尪怯的身軀離了故鄉；但在中途，終於受了戰爭的影響，遂重復流落在這溷濁的上海市上。……于是，我第一次把這篇東西投到一個定期刊物的編輯室，約摸三天，就得到了這編輯先生很客氣很慎重的回信。大約因這刊物不是想啓發提高讀者的思想與智識，專想迎合普通人的心理之故，所以來信的大

意思是說：爲顧慮到看本刊的人，大半沒有欣賞這種作品之程度，以故對於這不可多得的文稿，實難刊登。末後，他請我去談談。於是，在一個午後，我貓貓虎虎的去訪問他，他歡迎似的接我進了編輯室，坐下之後，開首就是跟着他跳出近視眼鏡的框邊的鼠眼，向着我問我的經歷，我驚異的兀的頓住了一會，貓貓虎虎的回答了他之後，我覺得他歡迎的熱度，登時的降了下去，在他小白面上，也顯出幾分懊傷的痕蹟。於是，我忙向他討還了這篇原稿，踉踉蹌蹌的跑出了他高貴的編輯室。

——啊啊！我是個無名小卒！我沒有動聽的留學的頭銜！我怎能受得起你熱烈的歡迎！有識見能機變的編輯先生呀！近視眼的小白面呀！我希望你多多歡迎幾個外國回來的有大頭銜的人罷！我是枉費了你的歡迎了！我是多勞你用了一翻心計了！……

同時有一個藝術刊物的編者，見了我這篇東西，他要把牠給他所主編的刊物上發表；但我因為要想把這篇小說拍賣幾個錢，以救我目前的窮窘的緣故，而他那裏，只能犧牲了權利作為一種義務的投贈，因此，我又只能把他謝絕了。

——獨蒙青眼的編輯先生呀！我很感激你！但我現在終於祇能絕末了你的厚愛了！倘若我的生活也能同你一樣安定，不起恐慌時，我當能多寫些作品，呈上給你，一個錢不要，作為一種感激的酬贈的！……！

一月之前，這篇小說又由一個大學的教授，把牠轉寄到一個文學的研究機關去了。但聽說這機關的當事者，都正在清涼的避暑地的緣故，至今還沒得到回音。

——清涼地的避暑无生呀！天氣真熱，連我這窮賤的饑軀，也都有兩

條汗水流淌在緊貼着背脊骨的外皮兩旁！但你們也太貪你們溫柔的午夢了，呈獻上一月多的我的作品，你們也當在你們歡樂之餘，賜他一個復音，使他在窮窘之中，不致把已經凹進去的饑眼，再眼巴巴的望穿了罷！

……！

……

驀然，來了一陣汽車的放氣聲，解卸了我關於這篇小說所歷的厄運的回想之苦悶。我由牀上扒起，走去，佇立窗前。——夕陽已落了下去，他光芒的反照，把滿天抹成可怕的紫血色，地面已被黑暗佔據了。隔着窗口的籬笆之外，是一家外國人的比我的屋子還要高大的花房，花房過去，在濃鬱的樹列之間，可以看見的是兩座三層華麗的洋房，現在是有輝煌的電燈照耀着了。

於是，我也燃起我的蠟燭，來寫這篇『謄寫之後』，當我寫到這裏的時候由夜空傳來了兩聲女性的歌聲，與披雅娜的琴音，接着我又聽得幾聲寒蟬的哀鳴；在我的案頭，幾個沉迷的飛蛾，撲著燭光，有幾個，已倒斃在蠟燭之下，在我的室間，許多的蚊蟲，在奏着牠們悲淒的交響樂，我抬起頭來，看着窗外一片如漆的黑暗。於是我放下我的筆，吹滅了我的燭光。

一九二七年酷暑的夜半燭光之下寫于上海本地房子裏——著者